

第三十一章 司理理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有句話怎麼說來著？主辱...”範閑看著藤子京。

藤子京的話接的極快：“臣死。”

“混帳話，你死了我又沒個好處，當然是要別人死，知道怎麼做吧？”

藤子京毫不猶豫地應了一聲，雖然他心中知道，如果當街痛揍郭保坤，先不說他與太子的關係，單說他是尚書之子，這就是極重的罪，如果司南伯不管這檔子事，主辦此事的自己隻怕要逃離京都很多年才是。但他依然毫不含糊地應了這事，因為他相信，跟著麵前這位年輕人，將來一定會脫離現在這種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活狀態。這種信心來自於很多方麵，包括範大少爺的學識談吐手段心性，還包括他藤子京的直覺。

範閑點點頭，很滿意對方的態度，卻說了句有些怪異的話：“你不知道怎麼做。”

藤子京有些詫異，不明白少爺是什麼意思。

“打是一定要打的，不然怎麼出我心中這口惡氣。”範閑溫柔無比的笑著，這陽光燦爛的笑臉卻讓藤子京如同往常一樣有些不寒而栗，“隻是要想好怎麼打？誰去打？怎麼能打的痛快淋漓而不擔心被官府的板子打！”

“本來我也嫌打他會髒了自己的手，但如果你或者你喊家裏的護衛動手，將來在官府那裏也不好說話，相信父親也不會因為幾個下人而去得罪郭家。”範閑繼續微笑解釋道：“如果是我動手，身份不一樣，後果自然也會輕很多，範林兩家聯姻在即，父親和宮中那位一心想促成這門親事的貴人，總不能讓我出什麼事情。”

藤子京皺眉勸道：“少爺萬萬不可自己動手，再說了，京中權貴子弟打架，畢竟隻是件小事，如果要扯老爺和範府在宮中的助力進來，實在是有些...”

藤子京住嘴不語，範閑卻接過他的話去：“有些因小失大？有些胡鬧？”

他接著微笑著搖搖頭：“我這隻是說的如果，但事實上，我不準備打了他之後還給他任何反咬回來的機會。”

藤子京心中一寒，心想這位少爺不是準備搞出命案來吧？

範閑猜到他心中所想，哈哈一笑不做解釋，隻是問道：“靖王世子請了吧？”

“請了。”

“訂在哪裏？”

“醉仙居。”

“這酒樓的名字倒也雅致。”

“...少爺，這是一處青樓。”

範閑一怔，苦笑著就應了下來，問道：“麻袋準備好了沒有？”

京都西麵有一條流晶河，在這條河流將要流入蒼山之前，走勢漸緩，窩成一大片泓成鏡麵般的水潭。每到晚上，很多座花舫在湖麵上隨意行走，上麵張燈結彩，像是水晶宮一樣奪人眼目，十分美麗。

百姓們都知道這上麵是做什麼營生的，不過世風漸開，也沒有太多人會指指點點。

醉仙居不是妓船當中最大的，卻是其中檔次最高的，二層樓船，精巧美麗，設置清雅，最關鍵的卻是這座花舫上，擁有如今京都***場上最紅的一位姑娘，司理理姑娘。

這位司理理姑娘模樣性情自是不用說，自個兒也會些琴棋書畫，吹拉彈唱樣樣精通，雖然不見得有多深的造詣，

但在諸多京都才子有意無意間的吹噓下，也搏了個才女的名聲。

當然，能夠讓這位姑娘家在京都秀場異軍突起，成了花中翹首的原因，卻不僅僅是因為這些，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賴於某個流言傳說理理姑娘其實並不姓司，就姓理，卻不是這個理字，而是李，皇室的姓氏。江湖流言中說，這位姑娘竟是開國之初的某位皇族遺孫，隻是因為祖上犯了大事，才落魄到如今地步。

真正了解皇家的人，自然對這種流言嗤之以鼻，那些俗人們其實心裏也知道這消息絕對是假的，隻是司理理姑娘從不解釋，眾人幹脆將錯就錯，反正皇帝陛下也不會來理會一個妓女姓什麼。這種心理其實也很好解釋，試想那些天天在朝上當叩頭蟲的官員們，如果想到在自己身下輾轉反側的妙人兒竟是陛下的“遠房親戚”，估計會愉悅許多。

所以醉仙居很紅很紅，很貴很貴，但每到晚間依然熱鬧，願意一擲千金成為理理姑娘幕下之賓的冤大頭不知道有多少。但今兒個有些奇怪，花舫停在岸邊，卻不許那些翹首以待的公子哥兒們上去，幾個麵相凶狠的大漢守在跳板之外，險些與那些人衝突了起來，幸虧老鴇下來解釋了一番，那些公子們才知道今天醉仙居竟是被包了。

要包下醉仙居來得多少？那些最喜輕折章台柳的公子們悻悻離去，不免暗中咒罵包下醉仙居的那人是個敗家子。

範閑看著桌上的精巧點心，喝著那雙纖纖素手遞過來的美酒，確實覺得自己很敗家。雖然這些銀錢是藤子京從司南伯府的帳房裏支出來的，雖然父親掌管慶國銀錢，範府的帳房等於是慶國的小小帳房，這些小錢還不會看在眼裏。但範閑一想到今天要花費的數目，依然有些肉疼，加上不知道父親若是知曉自己用公中的錢來逛青樓後，會有怎樣的反應，所以他有些不安。

不安的源泉還來自於懷中這位姑娘。

司理理姑娘眉若柳葉，黑眸顧盼流轉，唇若塗朱，輕輕開合間自然流露出一股風情，最要命的是她這一身的豐潤，坐在範閑懷中，每一方寸間的觸感都讓範閑有些失神。

感覺到身下這漂亮公子越來越快的心跳，司理理偷偷一笑，確認範府這位少爺果然是個雛兒，不再逗他，從他懷裏下來，給他斟了杯酒送到唇邊淺淺飲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